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序

鄞藝文志著錄符臺外集五卷今伏跼室馮氏所藏者
爲舊鈔本上下二卷與志目不合全謝山跋袁尙寶記
北京營造始末謂符臺外集多足以補史事而今本無
之卽李杲堂甬上耆舊詩所錄詩二首亦未見則二卷
本之闕佚多矣袁尙寶行狀撰於黃南山而謝山跋則
曰世以爲術士耳不知其因成祖養聖之間而詳及前
代學宮書院之制更論武臣居喪之當解職謂皇太孫
獲鹿先獻皆讜論也而力爭靈濟宮符藥之妖妄尤大

臣風節余嘗攷吾鄞西門袁氏顯於明初而大節之昭垂實始於宋季其後子孫繼承不隕其德見於符臺外集者尤多因詳述之初德祐二年元兵至鄞宋進士忠臣袁鏞遣游騎十八人駐城西資教寺時趙孟傳以沿海制置使鎮四明將作監謝昌元亦寓於明故與鏞善謂鏞曰爾第先往曉以順逆我二人卽以兵繼之鏞往明日元兵四集孟傳昌元懼乃以兵獻於慈谿之車廐鏞不屈死闔門十七人皆赴水殉焉惟仲子潤祖甫六歲僕沈蘭出諸水而藏之得免鄉志所謂遺孤廟是也

潤祖字澤民號野航生士元號菊村士元生珙字廷玉
是爲柳莊先生有詩集一卷余錄存之而未刊也靜思
諱忠徹柳莊之子也官尙寶少卿嘗撫拾古今忠賢暨
諛佞著爲傳記二十六篇曰效顰集見於贈漢陽趙教
諭弼致政序余猶未見其金書第於所自述者觀之一
則曰先忠臣死節事亦具見之再則曰語及先忠臣之
事恨不與之同時而刃彼趙謝二子者則春秋大復讎
之志可見矣它如跋其祖菊村布衣歌及詩集曰視彼
汲汲以金帛貲產爲子孫計者大有不侔更述菊村言

曰吾家自德祐忠臣遇害書籍賞玩悉爲族人天錫父子所得今所蓄書皆吾手親置將以遺吾子孫脫有不具諸物可貨書不可去也其朝夕懼忝先德也又如此柳莊與靜思歷事明太祖太宗靜思且及仁宗英宗昔太宗之見柳莊也稱老秀才而不名靜思自幼敏穎近侍以小秀才呼之以帝遇已厚屢進讜言具詳志傳中獨惜魚水之得不敵尺布之謠下之吏繫之獄因怒而桷之因言語而罪之而卒免於禍者其處已也苦而國家所以待之者其果厚也耶迨正統四年疏請致仕同

朝賦詩祖餞於齊化門外冠蓋相望人比之二疏嗚呼
亦善自韜晦者矣退休二十餘年放情山水耄耋好學
濟人艱危後嗣又復多賢瑞芝之應豈偶然哉今五卷
本旣不可得卽僅存者考之已可得其大凡陳序所謂
本乎道德者洵不誣矣爰付諸梓它著述俟續訪焉民
國二十七年十月後學張壽鏞

序

符臺外稿五七言歌行雜詩凡若干首尙寶少卿袁公
忠徹作也大篇之春容短章之精潔蔚乎其文炳然鸞
停而鳳翥也鏗乎其音鏘然玉振而金聲也巍巍乎崑
華之入霄漢浩浩乎江漢之出於無窮也猗歟盛矣哉
惟士君子之於言必資之於學問本之於道德而尤貴
乎有所遇也不資於學問則其言不文不本於道德則
其理不實言之文理之實而遇非其時焉則和平淳正
之音變而爲憤怨怪僻之語觀於雅頌變風之作可見

矣公闕閤名門詩禮大家自其先祖菊村先生尊甫太常少卿柳莊先生並以詩鳴於時公既得於家庭諷詠朝夕濡染之益而又能博觀古人翱翔於盛唐諸君子之間則其資於學問也爲可徵直內方外茹剛吐柔好善嫉惡務合至公濟人艱困無異己病則其本乎道德也爲不誣受知太宗文皇帝寵眷隆厚載筆鳳池護璽符臺又以風鑑奇術日侍帝之左右論奏忠鯁有密勿匡贊之功從容廟堂優游禁闥則其際遇明時也爲幸多矣宜乎公之所作鏗鉤振耀炳蔚浩汗颯颯乎其盛

也夫豈偶然哉昔韓子有言歡娛之詞難工意謂歡娛之人溺於逸樂富貴故其言發之於荒墮之中出之於淫蕩之際則其難工也誠宜公居富貴三十餘年退朝之暇日與縉紳文學磨礱諷詠講求精密不造其極不止也其視溺於逸樂富貴者其賢不肖奚啻千百哉予忝與公同郡嘗遺書寄示此集俾予讀之倡歎之餘因僭序此以復公其有以教我也正統二年陳敬宗

光緒鄞縣志本傳

袁忠徹字公達一字靜思自幼敏穎異常父珙精於風

鑑忠徹得其傳

李賢撰墓表

洪武三十年燕王遣儀衛司正

蔡禮齋帛延珙忠徹隨行命相王對曰貴不可言王密

令中貴引府僚屬護衛官易服俾忠徹闕之皆灼見出

處貴賤王諭珙曰汝子精神目力勝人必偉器也當加

教之仍歸建文元年忠徹復應召至北平王曰今嗣皇

帝喪未踰年變亂成憲猜忌諸王禍將及矣忠徹啓曰

殿下以皇叔之尊宜終大孝之情天命有在福德有歸

未必能售也凡機不密則事露慎勿輕言王深獎之命近侍以小秀才呼之時兵仗局煅煉之聲四達忠徹謂莫若深掘地窖上覆以屋則聲不遠聞王從其計

黃潤玉撰

行狀○案聞中今古錄瑛遺忠徹見王仲光曰此數莫逃問兵仗曰地窖無聲間以告其父而如其言據此則地窖之計乃仲光所教與行狀微異會王宴北平諸文武使忠徹相之謂

都督宋忠布政使張昺都指揮謝貴都督耿璈僉都御史景清皆當刑死王大喜起兵意益決及爲帝卽召授

鴻臚寺序班賜賚甚厚

明史本傳

忠徹入謝曰陛下當畏天

修德偃武崇文率由舊章振肅綱紀增節財用明慎刑

罰禮貌大臣黜陟臧否用臻太平之治竝嘉納之

墓表帝

問前代養賢如何忠徹對曰臣不能遠考前代請以臣
先祖爲山長時鄞縣事言之縣屬府有府學縣學外有
四書院宋元來自有府縣學田每年收租多至數千石
少不減三千凡世宦業儒之家籍名於學衣食婚喪皆
取給焉列爲儒戶無差役之擾凍餒之虞遠方之士視
之如歸故得以肆力於學伏願舉而行之學者之幸也
帝曰然待徐議之

行狀

帝曰然待徐議之

○案墓表

成祖無庚申年分據行狀乃丙戌十月庚申墓表誤

改

中書舍人

行狀

七年新營北京忠徹扈從每預大議

嘉靖志

有言楚王子重瞳者遣忠徹往視還奏無他異

分省人物考

復扈駕北巡駕旋仁宗監國爲讒言所中帝怒榜午門
凡東宮所處分事悉不行太子憂懼成疾帝命蹇義金
忠偕忠徹視之還奏東宮面色青藍驚憂象也收午門
榜可愈帝從之太子疾果已帝嘗屏左右密問武臣邱
福朱能張輔李遠柳升陳懋薛祿文臣姚廣孝夏元吉
蹇義及金忠呂震方賓吳中李慶等禍福後皆驗本傳尋
奔父喪葬畢復召赴京扈征耳刺嘉靖志十四年九載考

補復爲尙實司丞十六年進少卿

行狀○案嘉表丙子
隱少卿攷成祖無丙

子年分據行狀乃戊戌三月丙子嘉表誤以日爲年禮
也嘉靖志作丙辰陸少卿則又因丙子而誤丙辰矣禮

部郎周訥自福建還言閩人祀南唐徐知諤知誨其神

最靈帝命往迎其像及廟祝以來逮建靈濟宮於都城

祀之帝每遭疾輒遣使問神廟祝詭爲仙方以進藥性

多熱服之輒痰壅氣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諫忠

徹一日入侍進諫曰此痰火虛逆之症實靈濟宮符藥

所致帝怒曰仙藥不服服凡藥耶忠徹叩首哭內侍二

人亦哭帝益怒命曳二內侍杖之且曰忠徹哭我我遂

死耶忠徹惶懼趨伏階下良久始解帝識忠徹於藩邸
故待之異於外臣忠徹亦以帝遇己厚敢進諫言營諫
外國取寶之非武臣宜許行服衍聖公諸命宜改賜王
軸本傳輔導太子宜選文學老成之臣嘉靖志婦人入宮父
母兄弟不得再見縱有事不宜抄錄家屬行狀聞者矐之
本傳二十年行狀與皇甫仲和扈從北征師至漠北不見寇
將引還命仲和占言今日未申閒寇當從東南來王師
始卻終必勝忠徹對如之帝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
命械之且曰今日寇不至二人皆死乃命中官往偵之

口中不至復召二人對占如初頃之中官奔告曰寇大
至矣以礮擊之寇稍復前再擊之寇不動帝登高望之
曰東南不少卻乎亟麾大將譚廣等追擊寇稍退俄疾
風揚沙兩軍不相見寇始弭去帝即欲班師二人曰明

日賊必降請待之至期果降

明史皇甫仲和傳

洪熙改元

行以

言語獲罪且不測少保夏原吉諫以忠徹為先朝所愛

乃止罷官

懷麓堂集
夏忠靖傳

賜還家宣德初復起前少卿

嘉靖志

上御右順門

行狀

忠徹觀帝容色曰七日內當有宗室謀

叛者漢王果反

本傳

正統四年六月忠徹疏請致仕有旨

著同原籍養病守墓賜鈔二十錠當出齊化門同朝賦

詩宴餞冠蓋相望

狀行

人皆羨如二疏云

墓表

忠徹相術不

殊其父

本傳

嘗謂布政使白圭曰都御史王文尚書于謙

何不退圭問何爲曰王面無人色法曰瀝血頭于雙目

常上視法曰望刀眼

水東日記

後果如其言所傳軼事甚多

本性好學

甬上耆舊傳

博涉多聞詩有奇氣

胡儼撰傳

退朝之眼

日與縉紳文學磨礪諷詠

陳敬宗符臺外集序

不僅以藝名

省舊傳

休致二十餘年

本傳

家法嚴整內外肅然

黃潤玉瑞芝詩序

濟人

艱困無異己病

符臺集序

天順二年卒年八十三

墓志

所著符